

# 长河芦语

◎ 姚来伸

芦苇，是不折腰的。它根茎发达，能紧紧抓住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。芦苇是秋浦河的忠实护卫，芦苇精神也成为了我的人生信条。

## 破壤萌新

第一次听说秋浦河，还是在项目讨论会上。2023年冬天，我刚接触项目，坐在会议室的后排，听前辈们对项目层层解构的同时，脑子里还在盘算中午要吃什么。

忽然讨论声停止了，一位领导轻声道：“小姚，你了解秋浦河吗？”

我舌头根一紧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几滴汗流出又迅速被羽绒服吸收：“不……不了解……”

领导若有所思地笑了一下：“不妨事，你回去好好了解一下，过阵子去池州开会你也跟着吧。”

那天的午饭终究是没吃成。我埋首书海，在泛黄的书页间邂逅了这条古老的河流。原来秋浦河是池州的“母亲河”，贵池古称“秋浦县”。河水蜿蜒处，曾留下许多文人墨客的足迹。最动人的莫过于李白的《秋浦歌十七首》，将千年前的月光永远定格在了秋浦河上。这地方，很有来头。

2024年1月，我第一次来到了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杏花村，没错，就是杜牧《清明》里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杏花村。我在湿地边上看到了大片的芦苇荡，风呼啸而来，它们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，有的芦苇受不了，就连倒下也是直挺挺的，枝干没有丝毫弯折。湿润的泥土下，芦苇的嫩芽带着青涩的期待，开始了生命初始的试探与苏醒。

这项目拿杏花村作引子，链接池州与秋浦河，想要绣一幅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谐画卷。我除了在开会时记录会议精神，就是在饭桌上埋头苦吃，觉得自己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喽啰。直到饭局结束时，隔壁同事姐姐和我说：“小姚，过了年，你可能就要长期待在池州这边驻场了。”

“驻场？开什么玩笑！”我差点被嘴里的猪蹄噎住，原本油润的肉突然变得木渣一般，卡在喉头难以咽下。那时的我，刚扎进展览行业，像个误入密林的孩童，连最简单的任务都需要众人七手八脚地“托举”。每日挂在嘴边的“对不起”三字，说得比自己名字还顺口。记得某个加班的深夜，办公室里飘着炸鸡的香气，几位哥哥姐姐一边往我手里塞鸡翅，一边打趣：“小姚啊，现在当个小笨蛋不打算，可别把‘小’字弄丢了，光剩个‘笨蛋’。”

## 竹篮记(外三首)

◎ 朱先贵

晨露在篾条间打盹时  
菜市场的喧嚣正漫过竹编的网格  
母亲把带泥的萝卜放进去  
萝卜缨子垂下来，像一串  
没写完的省略号

竹篮总在傍晚变得沉重  
装着夕阳的碎屑、孩子的笑声  
和半块没吃完的麦芽糖  
那些漏下去的，不是空  
是大地悄悄收走的  
运号

## 旧瓷碗

裂纹是时间走累了  
歇脚时踩出的小径  
盛过月光的夜晚  
碗底总沉着几粒  
星星的灰

母亲用它泡腊八蒜  
绿芽从蒜衣里探出头  
像一群迷路的春天  
沿着裂纹攀爬  
想把冬天，缝补成  
一个完整的句号

## 晾衣绳

风在绳上练习走钢丝  
衬衫鼓起帆，要去远方  
袜子们挤在一起  
说些潮湿的情话

母亲把床单抖开的瞬间  
阳光哗啦啦落下来  
那些褶皱里藏着的梦  
被晒成透明的蝉翼  
晾衣绳弯了弯身子  
搂住整个倾斜的夏天

## 煤炉

通红的心脏在铁皮里跳动  
壶底的水垢是陈年的诗行  
被火焰反复朗诵  
白汽腾起时  
整个厨房都在轻轻摇晃  
像被泊在暮色里的船

父亲添煤的手  
沾着黑，像刚从深夜里  
捞出几颗星星  
灰烬在炉底地缩  
是燃烧写给寂静的  
便条

可眼下这个项目——要把杏花村的诗酒风流、秋浦河的千年文脉，都装进展厅的方寸之间。光是策划文案就浩如烟海，更别提还要与各路神仙打交道。我这样连自己都照看不好的人，如何担得起？

但那些鼓励的话像温热的酒，一杯杯灌进心里。再加上少年人那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莽劲儿，我竟鬼使神差地点了头。临行前大家和我说：“我们都很喜欢出差，出差是很轻松自由的，不要担心。”

这是我2024年听过最大的谎言。

去驻场的第一天，天津和池州同时下大雪。我的两个大行李箱被深深嵌在雪里，而我像一头拉磨的驴。这一拉，就是半年。

## 疏影摇风

二月中旬的池州，用一场奇特的雪迎接了我。那雪粒干燥得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盐巴，落在掌心沙沙作响，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咯人。最要命的是那刺骨的寒意，仿佛能穿透层层衣物，直钻进骨头缝里。我穿着加厚摇粒绒睡衣，加一层保暖棉被再把空调暖风开到最大，夜里才能勉强入睡，南方的冬天原来也很难熬。陌生征程的未知、远离故土的无措，让我一度陷入慌乱，但每一次慌乱过后都会安慰自己：“天崩开局不过如此，干就完了！”

生态馆的展品清单上，列着许多需要现场采集的花叶标本。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我这个驻场新人的肩上。我戏称之为“花叶大作战”——起初不过是句玩笑话，直到真正走进那片秘境。

三月初的阳光正好，我骑着电动车在杏花村园区转悠，还以为这是份闲适的差事。直到跟着专家踏入秋浦河畔的湿地森林，才知自己多么天真。那里古木参天，竹林幽深，根本没有现成的路。我们攀爬陡坡，在落叶堆积的斜坡上深一脚浅一脚。明明是同一个人口进出，却仿佛穿越了无数个迷宫。专家气定神闲地把玩着几粒种子：“这些花草还算好找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”我望着身后歪歪扭扭的标记，苦笑应下。

可不想承，池州的春雨比采集人先来了。为了在标记被雨水冲刷前记住位置，我抓起一顶帽子，骑着小车一路水花飞溅点地去了园区。春雨不似冬雪般寒得透彻，而是回暖中带着些许未消的萧瑟，像根根银针般扎在身上冷热交替着。记不清在里面摸爬滚打了多久，只记得衣衫湿了干，干了湿，鞋底的泥巴已经结成了厚厚的盔甲。

“花叶大作战”像吃柠檬，极致的酸涩后，回味是一抹甜。我见识了杏花村的杏花和垂丝海棠如何娇艳欲滴，拗口的植物名——常春油麻藤、阔叶十大功劳、菝葜也渐渐成了熟悉的老友。当盛夏来临，采集工作告一段落时，回望那片曾经让我晕头转向的森林，竟觉得分外亲切。每一株草木都像旧相识，在微风中轻轻颌首。

汇报方案，是一个策划进阶的必备环节。我的第一次汇报经历不能说惊险，也算得上刺激。为了让业主单位更详细了解项目后期深化所产生的变更点，双方决定在临近的重要会议中将此事一并进行汇报。因为事关重大，所以本打算等前辈们从外地赶来进行汇报，谁想会议时间突然提前，短短几小时大家是一定赶不过来的，于是决定把我赶鸭子上架……

当时的我已与各位专家对接多次，但面对多位重要领导的正式汇报还是头一次。我修改文件的手快要将键盘上的灰抖落掉却是一刻不敢停，脑仁儿微微麻，耳边是忽大忽小的鸣响。“小姚！”视频那头前辈的声音穿透迷雾，“精气神要足！先相信自己，别人才会信你。重点要像打拍子，轻重缓急都得分明……别愣着，抓紧准备！”这语气让我想起高考前班主任的叮嘱，渐渐地，心跳找到了节奏，耳鸣化作战鼓。我仿佛看见自己手持银月弯刀，正劈开混沌的夜幕。

入场，接设备，手拿激光笔，落落大方慷慨激昂，汇报结束后一句“同意决议”让我心中大石落地。围观的同事上前鼓励我“说得很好嘛！”“嗨，原来也就那样，没什么好怕的。”我毫不费力地摆摆手，实则已想不起会上说了些什么——紧张到断片了。

汇报后来到秋浦河边，我看着河边芦苇的幼苗逐渐长高，茎叶舒展但仍显稀疏，纤细的身影在水边轻轻摇曳，如灵动的舞者。许是春风听见了我的祈愿，忽然撩起我的发梢，像在对说：生命如歌，且吟且行。

## 青帐叠浪

阳光下的车座子逐渐开始烫屁股，项目进度也烧到了眉毛。我经常目送晚霞离开，然后坚守至秋浦河的日出时分。焦躁难耐时，我便去看芦苇。

秋浦河的芦苇是有灵性的。枯水时节，根须径直扎进烂泥里，攥住阳光与清气，可着劲儿往上蹿；到了丰水期，浊流吞没了滩涂，它们便屏住呼吸，把生长的心思悄悄敛

起来——倒像是谪然韬晦之术的隐者，浊浪排空时默默蛰伏，风平浪静处暗自绵延。

此刻，芦苇茎叶繁茂，连成一片浓密的“帐幕”，风吹过时，叶片起伏如波浪，像是它们在水中写字。写一横，是忍耐；写一竖，是坚持；待到撇捺交会处，便成了渡人的舟楫。

正值仲夏，走进即将验收的展馆，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半年前初来时的景象——那时这里还只是裸露的轻钢骨架，空荡荡的厂房里回荡着金属的碰撞声。而今，从阻燃板的封顶到结构墙的筑起，从展品的布置到最后的灯光调试，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我们的心血。

这半年时光，像一本厚重的画册在我脑海中翻动。跟随专家们的脚步，我结识了那些皮肤黝黑、手掌粗糙的老渔民，听他们讲述秋浦河上的故事；在湿地深处，我与东方白鹳等一些灵动的生命不期而遇；玉带凤蝶翩跹，秋浦花鳊游弋，都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。上百种花叶标本的采集过程，更让我读懂了这片土地的丰饶。

最让我自豪的是，我用文字串联起了秋浦河的千年文脉，用脚步丈量出杏花村的人文厚度。那些在古籍中沉睡的故事，那些在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，如今都在展馆中重获新生。

展馆的设计处处体现着巧思：户外游径让孩子们可以亲近自然，实体沙盘将地理风貌栩栩呈现，物理互动装置让知识触手可及，沉浸式影片则带着观众穿越时空。每当看到孩子们在展馆里流连忘返，听到他们惊喜的欢呼声，我就知道，我们真的做到了让文化走出象牙塔，让历史变得可亲可感。

## 絮雪漫天

经过狂风之啸，雨雪之寒，骄阳之炼，含着颖果的芦花诞生了。它蓬松轻盈，随风飘散如同漫天飞雪，诗意盎然。而我也在千锤百炼后多了几分成熟与从容。

但人如芦苇，发芽繁盛后难免有枯萎卧水之境。正如我第一次在秋浦河畔看到的那样，寒风呼啸中，芦苇紧紧抓住赖以生存的土壤，昂着头，在忍耐与坚持中腰背挺得笔直，直到根被吹断，然后笔直地倒下。那是它面对使命的忠诚，面对生命的态度——若心中无悔、一生坦荡，任天地流转、四季轮换，芦苇只管无畏且从容，昂首天地间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它的种子，也会带着这份信念与豪情，开始新的试探与苏醒。

我追寻着，也期待着……



原汁鸟渡湖 ◎ 燕兴发 摄

# 鸟儿在歌唱

◎ 张学鹏

好似悦耳的银铃声，让我们心里乐开了花。

我提议，我们每人朗诵两句诗，诗里必须有鸟。

我先说：“拔剑捎罗网，黄雀得飞飞。飞飞摩苍天，来下谢少年。”

青山不甘示弱：“斑鸠爱筑筑新巢，竟选窗檐挡雨梢。”

白梅脱口而出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

蓝凤手指村庄，说：“喜鹊寒鸦噪晚田，山前茅舍起炊烟。”

“快来看，这里有一只小鸟，毛还没长全呢。”白梅叫起来。我们走近一看，一只小鸟趴在地上，张着黄嘴巴，瑟瑟发抖。

“这附近一定有鸟窝，如果不把它放回去，它的身体很快就会失温，必死无疑。”我说。我们开始寻找鸟窝。树上两只鸟妈妈急得“喳喳”乱叫，上下翻飞。

我捧着小鸟，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小碗似的鸟窝，窝里有三只一模一样的小鸟，它们挤在一起，抱团取暖。我把小鸟放回窝里，鸟妈妈才停止尖叫，站在枝头，瞪着眼睛，打量我们。

小鸟有灵性，是自然的宠儿，是林间的舞者，是天才的歌者。广阔的蓝天下，有鸟儿才有生机，人类与鸟儿一起编织美丽的家园。

小鸟有灵性，是自然的宠儿，是林间的舞者，是天才的歌者。广阔的蓝天下，有鸟儿才有生机，人类与鸟儿一起编织美丽的家园。

小鸟有灵性，是自然的宠儿，是林间的舞者，是天才的歌者。广阔的蓝天下，有鸟儿才有生机，人类与鸟儿一起编织美丽的家园。

夏日炎炎，蝉噪阵阵，鸟鸣声声，河岸树林

# 沐雨读杜甫

◎ 梦阳

雨来了，先是零星几点，继而渐密，终于连成一片，天地间织起一张氤氲的网。帘拢下我在捧读杜甫诗书，墨迹在潮润的宣纸上晕开，仿佛触到了千年前那滴穿透青瓦的冷雨。

杜甫的诗，在这雨天读来，别有一种滋味。雨声与诗声相和，竟使人分不清哪是雨，哪是诗了。我想，大约因为杜甫的诗里本就有雨，而雨里也本就有杜甫的诗吧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这是杜甫的雨。他笔下的雨，总是应时而来，应需而降。春雨贵如油，夏雨解酷暑，秋雨洗尘垢，冬雨……哦，杜甫似乎很少写冬雨。他的雨，大抵是带着生机的，即便是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苦雨，也透着一股子倔强的活气。

我翻到《春夜喜雨》，读着读着，窗外的雨似乎更大了。雨滴打在窗棂上，发出“笃笃”的声响，与诗中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意境竟有些出入。想来唐时的雨与今日的雨并无二致，只是杜甫听雨的心境与我不同罢了。他听到的是希望，是丰收的前兆；而我听到的，不过是水珠撞击玻璃的物理声响。

雨下得更大了。我起身去关窗，看见楼下的行人匆匆奔走，有的撑伞，有的顶着一片塑料布，还有的干脆淋着雨走。他们的表情各异，有的皱眉，有的竟还带着笑。我不禁想起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千余年过去了，寒士们依然在雨中奔走，广厦虽有千万间，却未必能庇得天下人。

回到桌前，继续读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杜甫的雨，常常是与风结伴而来的。风雨交加，对于一个贫病交加的老人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然而就在这样的境况下，他竟能写出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这样胸怀天下的句子来。这气魄，这胸襟，难怪后人称他为“诗圣”。

我的书桌上方有一处微漏，雨水渗透进来，形成一个小水洼。我拿了个杯子接住，水滴落入杯中，发出“叮咚”之声。这声音竟与读诗的心境颇为相合。杜甫一生漂泊，居无定所，屋漏对他来说应是家常便饭。然而他从不曾因屋漏而停止作诗，正如不曾因贫病而停止忧国忧民。

翻到《登高》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杜甫的晚年，是在漂泊中度过的。他从长安到成都，从成都到夔州，又从夔州到湖南，最后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。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，而每一步都踏在战乱与苦难的土地上。他的诗，是行走的诗，是流浪的诗，是用脚丈量出来的诗。

窗外的雨势渐小，但尚未停歇。我读到《旅夜书怀》：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这是杜甫在夔州时所作。夔州地处长江三峡，地势险要，景色壮丽。杜甫在此住了两年，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。我想象着那个夜晚，杜甫独自站在江边，看着星空与江流，心中涌起无限感慨。那时的他，已经五十六岁，知道自己将来的日子不多，却依然笔耕不辍。

雨又大了起来，打在窗上的声音更加急促。我忽然想到，杜甫的诗中，雨常常与泪相提并论。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。他的泪，是为国家而流，为百姓而流，也为自己的壮志未酬而流。千年之后，我读他的诗，竟也有流泪的冲动。这泪，是为他而流，也是为所有在苦难中坚守的灵魂而流。

读到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杜甫的喜悦跃然纸上：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”这是杜甫晚年难得的一首欢快之作。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忽然听说叛乱平定，杜甫喜极而泣。然而，这种喜悦何其短暂。不久后，战乱又起，杜甫的希望又一次破灭。

我的杯子已经接了半杯雨水。水滴落下的间隔越来越长，看来雨快要停了。我翻到杜甫的最后一首诗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。这是杜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绝笔。诗中写道：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牵挂的依然是战乱中的国家和百姓。

雨停了。阳光透过云层照射下来，窗上的雨珠闪着晶莹的光。我合上书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杜甫的一生，就像这场雨，来时滂沱，去时匆匆，却在世间留下了永恒的湿润。他的诗，是苦难中的花朵，是黑暗中的星光，是绝望中的希望。

我想起杜甫的一句诗：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他的诗，确实有惊风雨、泣鬼神的力量。千年之后，我在这偶然的雨天读他的诗，依然能感受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。我推开窗户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楼下的人们又开始了忙碌的生活，仿佛刚才的雨从未下过。只有地上的水洼和树叶上的水珠，证明雨确实来过。

杜甫的诗也是如此。它们静静地躺在书页里，看似无声无息，却能在一场偶然的雨中苏醒过来，与读者的心灵对话。这就是伟大诗歌的力量，穿越时空，永不褪色。

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雨天读杜甫格外有滋味。因为杜甫的诗里有人生的全部滋味——苦的、辣的、酸的、甜的。而雨，恰好是这些滋味最好的催化剂。在雨中，我们更能体会杜甫的忧患，更能理解他的胸怀，更能感受他的伟大。

天色渐晚，我重新打开《杜工部集》，准备继续读下去。虽然雨已经停了，但我知道，杜甫诗中的雨，永远不会停歇。那是滋润中华文化千年的甘露，是洗涤民族灵魂的圣水。

雨停了，诗还在。杜甫死了，杜甫还活着。